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賢

翼統先賢事畧

按傳道前哲如臯伊呂散及孔門諸弟軻言備矣他若稷契夷夔傅說箕子之儔其言行載在典謨非不與斯道相表裏而軻氏又去古未遠乃不以見聞相推許其故殆不可知然典樂明禮思文配帝或敷教以明倫或敘疇而作範其功亦不在臯伊呂散下余故摭拾行畧并具姓氏列諸賢之次

唐虞

皐陶一名庭堅字隤𩫖陽氏有才子八人庭堅其一也初佐舜爲士師明刑以弼五教及禹代舜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盖眞見而知之者

夔初爲堯臣堯七十有七載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麋輅置缶而鼓之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以致舞獸絆五絃之瑟爲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至舜時重黎舉之以爲樂正乃命益八絃爲二十三絃之瑟脩九部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重黎欲益求人舜曰一夔足矣命夔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舜在位五載作九韶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又以樂外賞[illegible]問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

正論其數而法立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應寔萬世審音正樂之祖

伯夷姓姜堯時爲四岳舜命作秩宗典天地人三禮夙夜惟寅孔安國云夷職典禮施政教正直而清明啓後世禮教之原者舍伯夷其誰哉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其母有邰音台地名氏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履巨人跡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避弗踐徙置林中會人伐木遷而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遂收養焉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志好種麻菽及成人遂好耕殖相地宜以爲稼穡民皆法則堯舉爲農師率育萬民輔弼教典詩稱文德配天後

世以稷契並美宜矣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至武王勝

享以天子之祀

契帝嚳之子母曰簡狄有娀(音戎)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燕也)墮其卵簡狄呑之因孕生契契長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爲司徒弘敷五典萬世明倫之教寔自契始封於商賜姓子氏

三代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壊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無良佐夜夢得聖人既覺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

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于傅巖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爲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臻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于空桑後居伊水故姓伊耕莘時已樂堯舜之道及從湯聘進素王及九主等言相湯伐桀佐阿衡告君以建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之政名曰事宗湯亡輔太甲作伊訓以感動之太甲不惠放之桐宫又作太甲三篇以警悟之太甲悔過復辟作咸有一德以陳戒于王非其心純道義一德格于皇天其能乎

衆志而格君心若此哉

萊朱即仲虺奚仲之後爲湯左相湯放桀有慚德仲虺作誥以廣其意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家法也

太公望名尚東海人姓姜氏字子牙封于呂故稱呂尚嘗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以窮老就養西伯釣于渭上西伯出獵卜之當得王佐至蟠溪果遇尚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因以爲師告文王以王國富民文王從之天下三分有二後佐武王伐紂與天下更始尚父之謀居多至丹書之戒惓惓于敬怠義欲之辨其有

功于斯道不小矣

散宜生周賢臣也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迪西伯彝教惠鮮懷保脩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周公留召公作君奭追道文王時事惟以虢叔等五人爲稱首而宜生則居其一

箕子名胥餘紂親戚也馬融王肅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食采于箕故曰箕子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振救也紂又爲淫佚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二者

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而去隱居鼓琴以自悲世傳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旣克殷訪道于箕子箕子乃爲之陳洪範其文具周書洪範篇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朝鮮屬遼東外徼紛箕子台朝鮮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故東夷以爲詩爲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婚澆異矣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爲禾黍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殷民聞而流涕

春秋

顏淵名回子淵其字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樂道孔子諷之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十

哉足以供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遊終身無患難可乎孔子曰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志由之言勇賜之言辯回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鬭之患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孔子凜然曰美哉德也行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其默契傳心之妙固非七十子所能比擬者矣

曾子名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

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三省爲學隨事精察魯君致邑固辭不受嘗問明王之道孔子語以七教三至自是每侍輒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其載小戴記曾子問篇孔子以其志在行孝因之以作孝經又所著有曾子十二卷至易簡數語尤凛凛乎立身大節故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一貫之傳惟曾氏獨得其宗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衣以蘆花所生二子則衣以綿一日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

父善其言而止毋亦感悟孔子稱其孝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故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及居親喪三年畢孔子令絃琴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眞氏曰閔子言行見于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亞于顏子而與曾子並稱焉卒葬壽山

之南今直隸鳳陽府宿州北七十里

子思名伋伯魚之子嘗受業於曾子隨毋居衛年十六適宋君解樂朔圍遂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于禮記者乃其畧也又有子思子七卷中庸首言性道教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實昉于此但曾子得之于隨事省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庶幾顏氏之妙悟而聖門真傳其在是矣

冉耕字伯牛魯人少孔子七歲以德行稱亞于顏閔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言忽古今顏回侍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孔子爲司空以冉耕

爲中都宰嘗從阨于陳蔡之間後以不及門追思墓在
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西一十五里自汶上縣西門外
橋側遷于此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德行著名
嘗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
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
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叅焉太上以德
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子貢曰在貧
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
行也今仲弓墓有二一在兖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俗
呼爲冉堌一在東昌府冠縣北二十五里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常問五帝之德孔子告之詳見家語旣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嘗使宰予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見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睨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

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孔子自衛反魯

子貢從之故其言見于魯之君臣爲多魯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者皆將死亡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是歲定公卒後邾子失國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鄖之會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故寡君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于其衆其衆或

欲或否是以綏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合諸侯而執衛君墮黨崇讎或者難以霸乎謟乃舍衛侯十六年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惸惸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

入令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
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兢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
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出公亦終死于越二十七年
越子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將盟于平陽
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
不召曰固將召之叔孫文子曰他日請念然亦不能用
太史公謂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喜揚人
之美不能匿人之過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耳至其晚年
進德必不爲此觀于孔子告以一貫之旨游夏之徒亦
莫能及殆不特居言語之科而已子貢嘗宰信陽相魯
衛而于齊所著有詩傳一卷其墓或曰今在濬縣大伾

山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善于政事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淸季康子謂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自度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亦不可求曰君無出一子帥背城而戰魯之群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于諸侯矣康子使從于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巳徒卒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及與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求用樊須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年孔子在衛冉有言于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巳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巳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學于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孔子又曰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巳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

南三里柏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求墓云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illegible]子路懼而自悔靜思

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于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子路爲蒲宰見于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

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illegible][illegible]闇而祭蒸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使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孔子稱其知禮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
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
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顔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
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衛人將許之旣而
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
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
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于由之所
親乎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將入子羔曰弗
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

然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于耳子貢曰不
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
後葬于蒲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
子子游毎侍輙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習于禮季康
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
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
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
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
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
知之也游在聖門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

邑人稱思至今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不信然哉今吳郡有子游塚云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外矜莊而寡誠信至聞聖教之後卒改優游進東若已嘗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怒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

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盡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故託而去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今直隸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蝸坊村西有子張墓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嘗讀詩畢孔子問曰爾何大于詩也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燎乎如

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夫子曰商也可與言詩矣相與問荅三無五至之理孔子沒退居西河教授爲魏王師其在聖門以文學著于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何休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爲經作傳以授荀卿卿授申公子夏又作詩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爲大毛公亨授毛萇爲小毛公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

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蘇州府南一十八里有澹臺湖即其南游遺迹云一統志稱其墓有四一在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一在山東費縣東北三十里一在鄒縣西三十里一在河南陳留縣北六十里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

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他日孔子問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

有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禀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旣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于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擬諸道德齊禮有耻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直隸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于此因葬焉

原憲字子思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歿思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思思攝敝衣冠以見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薛應旂曰以原思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於獨行者矣雖若未進于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游於聖門其為人無所考嘗陷於縲絏孔子謂非其罪妻之以子漢書云公冶長墓在姑幕城東南五里志稱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四十里是

南宮适又名縚字子容又字敬叔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因姓焉孟僖子病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吾聞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閱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

存者敬叔之功為多也子貢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薛應旂曰南容固翩翩濁世之公子也一從夫子游遂為君子尚德之人而列于聖門高第學之所繫豈微乎哉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鄭玄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以為難亦以為愚子路仕衛子羔亦為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方其為士師也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

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子羔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吾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决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此臣之所以恱君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寢疾慶遺入請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爲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于魯衛則卓有

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豈有警于夫子之教
而好學明理遂以破愚也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
與今稱高柴墓者有四未詳孰是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
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孔子問漆雕憑曰子
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
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
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
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曰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
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刺其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

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于德哉程子謂曾點開潤漆雕開深穩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淸武叔苑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司馬向魋之弟自宋來學牛多言而躁問仁于孔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魋將爲亂牛多憂懼孔子告以君子不憂不懼魯哀公十四年魋果作亂

入于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
衛巢奔魯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
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
子陳成子皆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于禮容應對子
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
者其于赤也至矣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
也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云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强識好古道魯

哀公八年吳伐我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其文武兼長如此

琴張衛人字子開亦字子張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排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往待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吾猶爲人兮子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吾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申棖魯人家語有申續字子周史記有申黨字周宋邢昺論語注疏曰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在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　國朝嘉靖中以重名去黨存棖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會少孔子四十歲或曰子貢弟子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今河南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少孔子三十歲期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

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爲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邪使汝以是願也期爲魯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身其勞而治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古史云字季次時天下多仕于大夫
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貴之曰天下
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
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
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
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嘗使之齊瞿年
長無子其母爲娶室而請之孔子筮之曰無憂瞿年四
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巳而果然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
焉瞿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
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息

志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

冉孫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字子柳一云子抑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魯人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

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子貢嘗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

漆雕哆字子歛鄭玄曰魯人

秦商字丕茲魯人一云字子南少孔子四歲孟氏之臣秦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嘗輦重如偪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爲右師生秦丕茲事仲尼云

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

顔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杜預曰魯人古史作顔刻定

公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于是止孔子定公十五年孔子在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游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商澤字子秀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任不齊字子選鄭玄曰楚人

石作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
喟然曰昔我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困於此命也挺劍
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去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公肩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家語作石處字里之
鄡单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鄡单
奚容蒧字子晳魯人正義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魯人
顔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栾旅字子祺魯人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句井疆字子疆鄭玄曰衛人
鄭國字子徒魯人古史作鄭邦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
原亢字子籍魯人
縣成字子横鄭玄曰魯人其先有爲縣大夫者望出扶風
風俗通作縣成父縣子問子思曰顔回問爲邦夫子曰
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受禪于人者
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

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又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于子子思曰昔子游答季康子問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之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吾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縣子曰其然

廉潔字子曾鄭玄曰衛人古史曰字庸

燕伋字思秦人

叔仲會魯人鄭玄曰晉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于夫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顏之僕字子叔鄭玄曰魯人

邽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公西輿如字子上魯人

狄黑字晳之衞人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

非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禍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于度日行已乎于月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公西蒧字子尚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施之常字子常魯人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顔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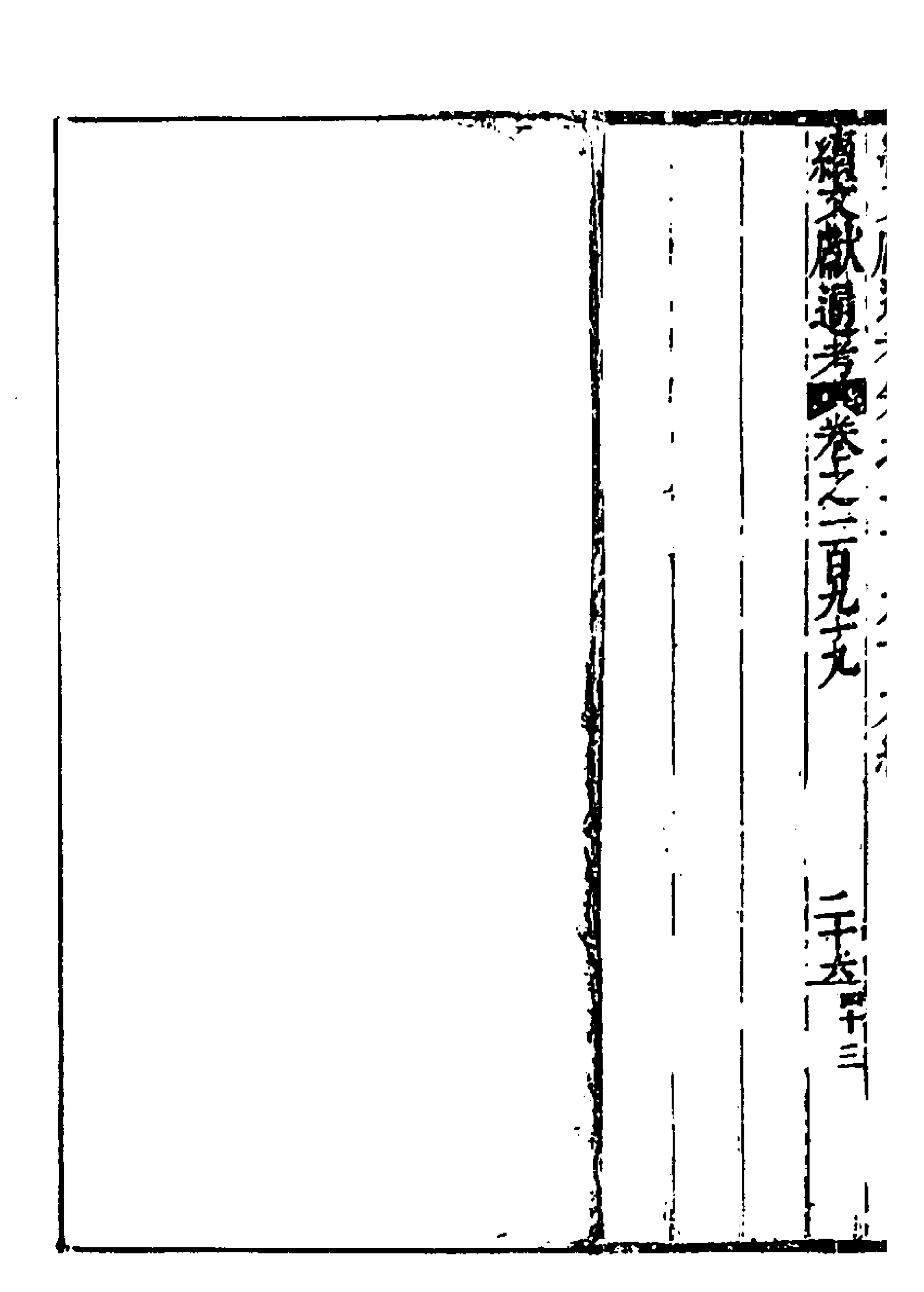
已上諸賢　皇明初從先世封爵至嘉靖中俱改稱先賢某子

戰國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三歲喪父激公宜毋仉氏有賢德三遷以教稍長就學斷機爲喻軻乃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子思曰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事之猶可況加敬乎軻與子思講論堯舜文武之道牧民之方道既通乃適齊梁當時天下務于縱衡以攻伐爲尚而孟氏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孟子封爵　國初俱仍其舊至嘉靖中改稱亞聖孟子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九終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九十九
二千五百十三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一

翼統先儒事略

漢宋諸儒傳經談道先正述之詳矣若三國六朝隋唐諸儒臣亦多詁釋經義闡明道與者而皆棄之若置非文獻之闕典與余故採輯歷代所志儒林文苑名儒取其師友講求平居著述有功于吾道者詮次漢儒之後以為正學之助若其居官行已瑕瑜有議則非余所敢拘也

周

左丘明中都人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以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也又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于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

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傳云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爲蕩陰令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授歆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漢興左氏公

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于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而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寖微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范甯曰左氏浮誇柳子爲文參之國語以博其趣而又謂其說多誣羅欽順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于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於盡信終是案底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爲據而聖經意義所在

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薛應旂曰余覩左丘明春秋内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今山東兖州府嶧縣東北七十里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俱有左丘明墓未知孰是洛太宗時從祀孔廟宋真宗追封瑕丘伯嵗宗改封中都伯

按海鹽鍾韶左傳國語辯曰左傳國語俱出左丘明氏而世儒率醇疵之者其說自朱子始夫朱子所云獨以籍田諸篇稍曼衍其說而乏神采耳其他如謀父述五服以抗師州鳩鳴八風以龢度展禽表十五祀以綴濕叔向引八郤五大夫三卿以抑寵諸斯類者華實並茂經傳畢陳視左傳奚讓也制錦者寄不盈幅而精麗倍

徒未必非一人之手況左傳國語上下且二百四十年或者載筆殊時値其年之盛衰而應思之敏鈍考事之真贋因之何害其爲丘明書哉昔晉儒以三傳殊指猶爲曲而暢之作調人以七萬餘言今二傳一書而議者乃納鑿焉此與夫公羊之徒墨守師說而膏肓左穀者何異歟大抵左傳爲內國語爲外凡事詳于內者略于外備于外者簡于內此宋庠見以爲然而傳皆出丘明之斷案也丘明蓋與孔子同時釋文叙云孔子不遇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於太史氏而作春秋則左氏之有功于聖道信矣

公羊高周末齊人受春秋於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

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
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
舒著以竹帛子都受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
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
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李
育授羊弼羊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范甯曰
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朱子曰公羊穀梁攷事甚踈然
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
見國史
穀梁赤周末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
梁穀梁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

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仲舒並
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
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
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
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
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
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
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
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
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
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

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于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後晉范甯馬穀梁傳集解嘗評之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唐柳宗元爲文必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云

西漢

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沛公從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

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免從攻臧荼有功封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時蕭何爲相國而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通春秋左氏傳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孝文初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以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德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曆制度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更元年蒼由此乃自謝病稱老孝景五年薨諡曰文侯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幸漢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徵以為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漢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

服色制度定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誼為長沙太傅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自傷以壽不能長迺為賦以自廣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為梁懷王太傅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泣哭歲餘亦死年三十三孫賈

嘉最好學世其家

按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爲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漢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

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

下數上疏諫爭敎令國中端居而治及去位歸終不問
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
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
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
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
三篇而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皆
其所著書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楚元王交字游漢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才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荀卿門人及
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封于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凡詩傳者爲之解說元王亦次之號曰元王詩元王子休侯富富子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淸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漢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閣成帝即位顯等伏辜向遷光

祿大夫特進元舅王鳳爲大將軍兄弟七人皆封侯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採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后妃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數上言得失陳法戒書以助觀覽補遺闕天子召見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數言公族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庇廕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

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安後嗣也其言多痛
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所持
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七十一卒少子歆
最知名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能言書書與文字俱起孔子討
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
訓立法于天下秦時焚書伏生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
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
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
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

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受同郡倪寬寬受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

高堂生魯人字伯禮經自周衰諸侯惡其害己皆滅去典

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勝而禮大明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按魯高堂生以傳士禮行于時而魯徐生善爲頌頌讀

爲容容貌威儀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爲學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亦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孔安國字子國漢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于伏生長而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孔子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

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
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文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
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
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
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
弗可復知悉上之朝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
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
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
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
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曰臣祖故

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
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
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
攺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值巫蠱事起
遂閣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
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臣竊惜之且
百家章句無不畢紀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
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
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
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
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列皆記

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

按漢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善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毛萇漢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頌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頌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毛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

爲詩訓詁傳於其家漢初河間獻王好學得詩傳而獻
于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傳士每說詩獻王說之因
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故世謂亨爲大毛
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繇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
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時學官萇授同國貫
長卿長卿授解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
爲王莽講學大夫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
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
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
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程子曰漢

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或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朱子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萇墓在今河間府河間縣尊福鄉相傳河間有毛精壘毛萇宅塚在焉唐太宗詔從祀孔廟宋真宗

追封樂壽伯

后倉字近君漢東海郯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illegible]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倉九篇或即此倉授沛人聞人通漢及梁人戴德又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官

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禮經十七篇並傳谷啓之也倉又授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倉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

蕭望之匡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穎川滿昌君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倉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 國朝嘉靖九年者求古禮以倉爲禮之宗 詔今從祀孔廟稱先儒后子始昌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過於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

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以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遣子臨與張禹等從讎問學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字曼容著清名莫如至恒山太守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受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祀孝昭廟先驅旄頭劒挺墮泥中刃嚮乘輿車馬驚召賀筮之曰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代祀是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欲爲逆發覺伏誅賀筮有應

孫是延壽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卒官傳子臨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瑯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從臨受易後駿至御史大夫自有傳臨授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郡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大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彭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

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延壽得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房以明灾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灾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

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太傅而孔霸以大

中大夫授太子經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遷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灾異爲騎都尉

鄭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乞加葬禮賜令諡以章尊師之德於是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申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

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
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
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申公媿之歸
魯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
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
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立明堂
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
加璧安車蒲輪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以為太

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好老子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以疾免歸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内史夏寛城陽内史湯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内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内史其學官弟子至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受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敎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之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禮甚嚴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

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式為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生齊人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

非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人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所云則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對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城旦書刑書也道家以儒家爲急故比於律令云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

以復罷後上以固廉直出令拜淸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孝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公孫弘亦徵以目而事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
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詩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
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
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
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
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
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

先大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隷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以詩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食音嗣）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后倉閭丘卿倉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

張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按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終不揚其惡聖之子賓客為群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之手而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慚服且以二戴之名與聖經並行而身為贓吏子為盜賊猶

不知非已而復誘人自跖蹶不如也然傳經啟後亦有功于聖門故于孟卿傳表見之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孟所問疑義各得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

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彭祖曰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大傅徒衆尤盛

顏安樂字公孫魯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

太子太傅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
谿惠惠授泰山宜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顔安樂
故顔氏復有筦𡨋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豊授馬宮
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宮至大司徒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
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
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千秋爲諫
大夫給事中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大傅授楚申章
昌曼君申章姓也名昌字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
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
文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

司農方進丞相

房鳳字子元瑯邪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令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靑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

申童房氏之學

班氏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劉歆字子駿向之子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治平中受詔與父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復為中壘校尉及哀帝即位王莽舉

歆宗室有材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群書別爲七略（在藝文志）初左氏傳多古字學者使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靜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歆欲建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并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歆因移書責讓之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求出補吏哀帝崩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王莽簒位歆爲國師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終